



近
思
集
八

書

~ 16
2395
8

近思集



和
2395
76-8

近齋集卷之十五目錄

書

答洪伯應 直弼



近齋集

卷十五

目錄

一

近齋集卷之十五目錄

Blank table with 12 vertical columns for listing the contents of the volume.



近齋集卷之十五

書

答洪伯應 直弼

嚮者寵顧至于再三今茲崇牘又復繾綣荷相與之甚厚感戢于中不能忘也仍審寒令侍學起居珍勝尤用瞻慰之至胤源少而失學老未聞道年將六十只是成一庸碌空疎底人乃足下不揆其本末輕加稱許張皇假借之執禮恭遜有若請益者然足下於是乎過矣君子一言必慎擬人以倫之道恐不當如是也幸自今刊去浮文溢辭以安僕之心毋招傍觀

之譏笑如何如何求道誠切可見擔着脊梁之意以足下之端潔聰明志尚之高邁又如此持此心不變爲之不已則聖賢不難到矣如愚者愛莫助之只益欽歎而已聞讀鄒經此書於擴充克治最爲有力朱夫子晚年多與學者講牛山章此意甚好願吾友深體味之自餘惟俟面剖倩謝不宣

答洪伯應

久不覲清儀鄙吝復萌茲者華札嵒辱如得相對講討也第審美疾不輕亦頗彌留爲之奉慮朱子論攝理之方而亦嘗云捐書冊養精神則讀誦之稍歇旬

月亦何妨也學在于日用動靜不可專靠紙面人於病餘善端易以發見從此擴充則必有得力處矣如何如何厚齋深於經義矣觀先輩文集雖不如玩味經傳亦勝於看閱汗漫文字矣來書稱道愚陋處終是過當每得之令人赧汗何其不諒之至此願亟反之也不宣

答洪伯應

求助之意誠可感歎而却與借視聽於聾瞽無異顧何以仰副哉學者固當先要會疑而亦宜虛心平氣不可強探力索至若無疑境界卽所謂豁然貫通處

未易遽議不能循序用工而徒爲揣摩想像甚害事
竊觀來諭恐涉有此箇意思助長欲速之病正宜深
省而戒之也愚於足下不敢自外傾倒至此得無僭
妄否

答洪伯應

居非遠也而未能數數相見焉豈有麗澤之益恒用
耿鬱昨承惠札審間有美疾纔脫危關旣驚且喜夜
回調節更何似病餘新工果在於善端易發之際雖
使愚復爲足下謀無以加於此矣試體驗之如何神
勞愷悌疾病自當復常固不足憂矣立志堅固則學

業必成乃已薛文清所謂天其遂吾願者信有斯理
幸毋以一時之呻吟而少沮其邁往之志也因此而
竊有奉勉者每得來書辭頗富麗有若留心於文詞
者筆札之好着先賢已戒之且以論學之法言之不
必如是張皇支離蓋爲學亦不在多言耳惟力行二
字而已須以朱先生所謂嘿嘿加工之訓深味而密
省之如何自交足下不欲以虛禮相待只思以實工
相講區區此心未嘗或忘而但念自治其身之不暇
何以奉助於高明還切愧悚不宣

答洪伯應

婦受采而死壻家當還推采段耶

采段何可仍留耶當自壻家還推之若仍留而娶他家女則有再聘之嫌故也

婦受采而婿死則婦當何以處變耶

古者娶女有吉日而壻死則女以斬衰往弔既葬卽除而今則婦女無改嫁法不得如古禮行之矣豈有處變之義耶尤翁與芝村問答已以還送其幣爲言人有兄弟異宮而弟死有妻又有九歲子兄當主祭耶子當主祭耶

乳下兒定名旁題沙溪有定論矣乳兒猶然况九歲兒乎九歲夙成足以行祭則長者指導其禮節若未然則以幼未將事用攝主告之文

一士友家以癘患祖子孫三代并歿孫無立後處又無兄弟而只有三代孀婦其喪誰當主之

遂庵雖有三孀各主其夫之喪之說亦似欠統於尊之義孀婦之尊者當主之顯辟題主固有可據而婦人之於子孫以亡子亡孫題主無明文然禮窮則變蓋不得已也其家無大功之親耶有則當令主之何可使婦人爲主耶

有人無子女與妻而死無他親屬則奴僕主祭以

終三年後當埋主耶

四無親屬則題主者誰也題主無人則不得立主矣
初不立主何論埋主練祥非奴僕可主者不成三年
喪矣愚意葬前設靈座上食奴僕行之既葬撤靈座
其後每當亡日奴僕具饌祭之於其墓似宜

五代祖承重云云

五代孫承重服三年陶庵以爲不可遂庵以爲可愚
欲從遂庵蓋親雖已盡而統不可絕也若不承重者
服齊衰三月此見語類

晨謁焚香沙溪從家禮行之而雖非主人亦可

之耶若行之於中門外則恐無意義擊蒙要訣無
焚香一條者以此耶

晨謁焚香雖非主人亦可行而要訣無焚香者從簡
也非謂行於中門外之無意義耳

家廟朔叅奠以酒果而望則闕之者莫無有違於
禮耶

古者士無月半奠故要訣之望日只焚香似以是也
然備要則望日亦用果一盤不設酒不出主依此行
之爲當

前母繼母之黨屬稱云云

前母繼母之黨非其族也有何屬稱世俗或以祖叔兄弟稱之非也初妻之子其母被出則服其繼母之黨服古禮有之若如此者當以外族稱繼母之黨

加冠未娶而死云云

世豈有無母之子不當立後當以次子爲嗣古禮旣冠不爲殤者只謂治喪與服制一用成人之禮非謂立其後也家禮則旣娶方不爲殤冠而未娶者不立後何疑

考妣忌辰若同日而不合祭則當先祭考而後祭妣耶抑一時各設耶合設則祝辭將如之何

考妣忌同日而其家本不并祭者當先祭考後祭妣何可一時并祭乎若并祭而合設者則祝文當於歲序遷易之下書以顯考顯妣諱日復臨何必用別般措語

一日若值兩忌當先祭尊位而次祭下位耶

祭先重後輕如是行之爲宜蓋忌祭異於時祭不可一時同饗也

爲人後者不成禮斜而遭所後父喪云云

立後而不告君尤翁斷之以爲非辭甚嚴正故不成禮斜公文則未定父子矣何敢服喪乎

厥明質明云云

厥明之厥從前日齋戒時言之故曰厥如云其明日也質明之質猶定也蓋質定其必爲明日也厥明差早於質明厥明卽鷄初鳴時質明是五更罷漏時昔呂東萊家五更行祭云

備要墓祭亞獻終獻以親賓薦之云云

古者賓客助祭故備要墓祭條果有親朋薦之之文而今也難行且合窆處不可使非族屬者薦之

祠堂一間圖中門內有香床堦下又有香床何耶欲於晨謁時焚香故耶

香床設二一爲行祭時焚香一爲晨謁時焚香何疑人家行祭多有不出主身者此固非禮而或以自祖先行之襲謬不改云云

家禮出主卽奉出主身於櫝外之謂也而後世人只脫韜而謂之出主與家禮不合矣蓋婦人童子行祀時移動主身重難故爲此之慮而只脫韜也且神道遂遠不必奉出於櫝外近聞禮家亦多如此行之云矣不然而若以襲謬欲改之則喪祭從先祖孟子之所不取何可以祖先之行之已久而不思釐正乎

答洪伯應

朔望參云云

祭有大小朔望參是祭之甚小者故無祝

家禮不曰始祖而曰初祖者何義

初祖卽厥初生民之祖也取初字以明始祖之始字
祝文年號近來無書之者而鄙意當書以 崇禎
紀元後幾年未知如何

以春秋尊王之義洪範書祀之例言之用 崇禎年
號於祭祀祝文固宜而但今已久遠難用書以維歲
次無妨

祝文孝子孝孫云云

孝字便是老字之義老卽長也長子故曰孝子然則
自稱以孝何嫌之有

神主祔云云

神主祔家禮與備要皆無見處非漏缺也似是古無
而今有者

郡望云云

郡望云者本是謂某郡之望族而仍成鄉貫之稱

答洪伯應

家禮是朱子自著爲一家之禮者而大賢所行人家
多取法則便成有家通用之禮朱子之作此書豈獨

私於一家哉以序文所謂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之說觀之則可見矣名以家禮似是對邦禮而言之也

立祠堂云云

東者陽之始也帝王建都左祖右社士大夫家亦用左祖之義立祠堂於正寢之東東卽左也左爲陽陽尊故也斯義也尤翁已言之

私廟丹雘云云

私廟丹雘似不至爲僭越以尊神之義美其制度也再娶者死後若三位合窆則初室再室之本親欲

省墓莫無相嫌耶若合祭則亦不當參祭耶

夫婦合葬處朋知者省墓雖似非便尤翁每就其男位所葬邊拜省今用此義初室之本親就初室位邊拜省再室之本親就再室位邊拜省爲宜耶忌祀合祭則異於省墓不可參祭

國忌素食云云

國忌行素於義當然而亦當以世代遠近爲節有官無官者又似當有分等

先生長者之進食或臥時不敢拜者以有答禮恐勞起居而家內父兄之臥與食時不拜者果何以

耶沙溪先生就寢時慎齋拜則沙翁以父兄臥則不拜爲教慎齋不改直弼定省時妄效慎齋雖就寢時亦拜此固如何

父兄之臥與食時不拜未詳其所以而以喪三年內朝夕哭孝子不拜實象生時之意觀之則定省時無拜卽禮也定省時必拜雖有慎齋所行恐難以爲法若庶叔拜則當答拜耶當坐揖耶雖年少於已者恐當拜未知如何

嫡庶之分雖嚴叔姪之序亦重庶叔雖年少於已者當相爲拜禮

翼扇所以掩柩者而近日或畫於柩頭褻而無義畫之者於古有之否

畫翼於柩俗也非古也

親知之喪設位而哭禮也若父兄在堂則舉哀不安當如之何

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諸野情義不可不哭也然父兄在而心有不安則亦難一一皆哭惟當量其情之淺深義之輕重而稟於父兄許之則哭

疫癘死者權厝淺土完窆時若亡失尸柩或爲狐狸所傷則當如何處之

若亡尸體則不可虛葬爲狐所傷則當有殘骸只可收納于棺中而掩土

有祠宇圯壓者神主在土木之中而片片破矣可焚耶可埋耶

舊主埋於墓側新主造於廟前而依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之文祠宇頽圯之第三日造主題粉面似當

以宗派而奉四世祀者若遭禍而收孥則神主無歸屬處爲支子孫者權奉其祀耶辛壬士禍時未知如何處變

禍家收孥者先世神主支子孫移奉行祭若無朝

家禁令則如是行之似合情理姑且權奉祭祀以待伸雪之日而歸宗恐宜然未見先輩論及不敢質言辛壬士禍時所處亦未之聞耳

有人遷窆而壙中尸體不存地師謂逃尸穴當掩土而改葬耶當覓尸體所在耶

既失尸體虛葬非禮改葬無義聞地家有尋覓尸體之術法云當令求得得而後葬

婦人聞親戚之訃未得赴哭欲於晨夕望哭葬而廢之何如

備要聞喪而不奔喪則齊衰者朝夕會哭只在於三

日中而成服後每月朔會哭與大功以下同則婦人之間親戚喪雖期服晨夕之哭至葬前爲限恐亦過矣若未葬前哀至則哭似或可也

死者不冠何義

冠是戴於頭者爲物甚尊且重非寢時所宜着死者長臥故不加以冠耶臆見如此未知是否

神主顯字卽是元人所加故尤翁不用顯字只稱考妣而備要圖加顯字何也

禁皇字用顯字雖是胡元之制而顯考之稱旣見於古禮又於朱子告先祖祝文有惟我顯祖之文則非

胡元所翊顯字亦無所嫌故備要加顯字耶尤翁雖欲只稱考妣而此恐有難行者姑且從俗用顯字何妨

妾無子女而死以嫡子之庶子奉其祭則何如

尤翁以祖妾無嗣者立主爲難處蓋妾母不世祭故也妾母之祭於孫則止何可以嫡子之庶子奉祀乎只當終嫡子之身而主其祭不立主或設紙牒而行之無妨

有人流離遠方五六年而歸則父死已過三年舉哀居喪一如初喪而三年饋奠亦復爲之耶

服則當追服三年而朝夕饋奠既入廟之後何可復出主於几筵而行之乎遂庵於過時聞喪已論之如此

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竊有疑焉有母而不見母有父而不見父此悖義之甚者也此則謂無父母者耶

此非指父母而言

大小功云云

大小功之功史記作紅與女紅之紅同紅者女治絲之名蓋大小功以所服之布升數麤細而言總者思

也天時一小變則思其亡者故服總三月禮記已云

遷居正寢云云

臨絕之人遽遷于寒廳非人子之所忍昔有人以此問於遂庵遂庵曰此說恐近之南溪曰當以病者之命而進退之就此兩說斟酌量行之而但病者所居為偏褻之室則恐亦未安或可奉遷于他房之不疎冷處耶雖非正廳何妨

曲禮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傷者哭泣人之謂耶弔而不傷猶或可也傷而不弔未知其然也

傷者似是哭亡人之謂知生而不知死者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者傷而不弔蓋禮貴誠實不欲強為也然死者宜知而偶未曾見生者宜知而適未相面宜知者如戚分世義之類則亦不可以不知者之例不傷而不弔也曲禮之文恐不必泥矣且就其本文而論之二者是則俱是非則俱非座下欲分別於其間則愚未知其果如此否也近世宿儒之言曰傷與弔只生者皆致辭之謂也蓋賓弔主人之時知死則致其傷悼之辭知生則致其弔慰之辭此說則以傷為非哭也未知如何

庶子於四祖用嫡外祖耶用所生外祖耶

庶子四祖單子外祖何敢用嫡外祖耶當用其所生外祖賤人之列於父祖理勢然也非所可嫌

庶子父與嫡母在而先遭所生母之喪則當服何服而被髮如禮耶

庶子父在而遭其所生母之喪則練祥之節義不敢同於正室子父在母喪之禮似當服不杖期亦不被髮而禮無明言甚可疑也父既歿而惟嫡母在者其所生母喪服期與申服三年寒岡陶庵於此所論不同愚尚未決從違難以質言

晨謁時當先親側而後謁廟耶
晨起當先省親而後謁家廟

答洪伯應

死於私寢云云

既已死於私寢則何可追用遷居正寢之禮

護喪以外客云云

子弟既無可以護喪者則用外客何妨叔之於嫂雖有推遠之義護喪則恐無不可

備要司書司貨子弟或吏僕爲之云云

司書司貨子弟吏僕皆可互用子弟似指主喪者之

子弟若亡者之子弟則親喪之初號擗之中何以任書貨等事耶

喪大記大夫造冰士盛水云云

夏節水冷雖不如冰而士喪不可設冰

成服前三日不舉火云云

期大功之親雖有三日不食之文何以全然廢食恐是行不得喪家必如禮不舉火則重服人炊爨於他處以傳食爲便矣

成服前不上食云云

上食所以象平時也死喪大變之初死者魂氣飄越

不定生者被括哭擗無數此時只設奠以依神則可矣上食以象平時非所以處大變也退溪說如此深得精義矣

古之相卽護喪云云

改相以護喪是古今不同處蓋相之爲稱吉禮亦有之如端章甫爲小相之類是也故後世喪禮不稱相也歟

喪大記大夫柏槨士雜木槨云云

東俗無貴賤皆用松板者我 國人無大夫士之別而松柏一類取其堅固故也

人有三年中不見日月云云

此雖以罪人自處之意而不見日月豈非過乎曾聞長老之言以喪中自稱罪人爲非矣

三年而娶達子之志云云

卜妾與再娶不同不必以達子之志論之而禮曰妻喪終喪不御於內然則期年內不近媵御何可卜姓於此時當於期年之後始議率畜也

父在母喪大祥後上塚哭云云

南軒松江三年後哭墓固是過於禮而父在母喪大祥後則方在心喪心喪中上墓何可不哭

不定生者被括哭擗無數此時只設奠以依神則可矣上食以象平時非所以處大變也退溪說如此深得精義矣

古之相卽護喪云云

改相以護喪是古今不同處蓋相之爲稱吉禮亦有之如端章甫爲小相之類是也故後世喪禮不稱相也歟

喪大記大夫柏槨士雜木槨云云

東俗無貴賤皆用松板者我 國人無大夫士之別而松柏一類取其堅固故也

人有三年中不見日月云云

此雖以罪人自處之意而不見日月豈非過乎曾聞長老之言以喪中自稱罪人爲非矣

三年而娶達子之志云云

卜妾與再娶不同不必以達子之志論之而禮曰妻喪終喪不御於內然則期年內不近媵御何可卜姓於此時當於期年之後始議率畜也

父在母喪大祥後上塚哭云云

南軒松江三年後哭墓固是過於禮而父在母喪大祥後則方在心喪心喪中上墓何可不哭

儀禮知生者賻知死者贈云云
生死皆知則賻贈並行為宜

齊衰五月三月云云

曾高祖正統服為重故不稱小功總而曰齊衰五月
三月蓋服之制度有衰故也

期服人葬前疏食云云

期大功葬前不食肉禮也曾聞松巖李公妻喪卒哭
前素食云

梅聖俞被人譏云云

喪中作詩梅聖俞事曷足道也喪言不文家狀及書

札之外閒漫文字不可作

喪中有疾上食及朝夕哭不能盡參云云

喪中有疾既不能盡行六時哭則與其只參上食而
不參朝夕哭寧只參朝夕哭而不參上食常時侍食
則或不能而晨昏定省不可廢之誠如來示矣

家禮備要詳畧不同云云

尤翁楚山時命門人治終事以家禮為主而參用備
要然備要乃是斟酌家禮與儀禮而損益者則後人
當從備要

祖在當祖母承重者稱孤哀孫云云

孤哀之稱本以父母俱歿而言也祖在爲祖母承重者當只稱哀孫父雖死而於此稱孤則嫌同於祖死故也

喪中遇先忌當以喪中哭哭之云云

居憂中祖先忌日不當以喪中哭哭之雖親忌父喪中母忌母喪中父忌皆不必以喪中哭哭之蓋新舊不同也經大祥後禫祭哭當以常時哭哭之然父在母喪者再期之祭雖以忌祀行之而心喪未盡恐當以喪中哭哭之未知如何

虞後卒哭前遇節日云云

遇節日則雖卒哭前新墓行祀似當

主婦云云

主婦本是孤子主喪者之妻之稱也至於父與祖之主子孫喪者雖謂之主人而祖母與母則不可謂之主婦於此等喪則主婦之位闕之可也且父在母喪其子不得爲主人則其子之妻不成爲主婦矣

婦人題主陷中當書小字云云

婦人神主陷中書諱禮也若不知名諱則當闕之

題主奠云云

題主奠非禮也尤翁說謹嚴當從旣曰非禮則何以

謂情禮之不可已者乎

居廬侍墓云云

廬墓本非正禮朱子亦嘗行之則後學遵用固無不可然終是廟重于墓長守墓側不如奉几筵日行上食未知如何

父在母喪侍墓云云

父在則有所壓且不可離父側而守母墳

權厝云云

權厝蓋不得已也雖曰權厝亦當一用葬禮完窆時則以改葬之禮處之為宜

權窆後姑廢盥櫛云云

雖權窆之後當行虞卒祔則孝子櫛髮剪爪著巾何可廢乎

母喪侍父側時着衰服云云

禮無侍父側時脫衰之文壓屈之義似不當論於此朝祖之祖字廟之謂云云

祖字為廟之稱尤庵先生已云蓋支子之只奉禰廟者不曰朝禰而曰朝祖於此可見

殷人練而祔云云

夫子雖善殷而後世諸禮皆從周禮則何獨於祔而

用殷禮乎此朱子所以於家禮著卒哭而耐之文
喪人葬後晨謁云云

晨謁平時之禮也喪中不可行南溪說是矣與祭祀
之畧行者不同

妻服杖云云

妻服父在則不杖父不在則杖杖則當用削杖

奔喪遇城邑哭云云

遇故鄉城郭何可不哭邑則喧囂處不可哭恐其驚
衆也司馬溫公所譏飾詐之說似過矣

三年內几筵時祭行否云云

當從慎齋說

床卓葬後用漆云云

虞祭既用祭禮故靈座前床卓變素用漆卽趨吉之
義也不但床卓帷帳亦然此等處從人家通行之規
可也

備要發引之具男女哭步從云云

男女哭步從者禮也而墓遠及病不堪步者諸子亦
乘惡車去塋三百步皆下家禮註如此故備要亦然
銘旌士妻當何稱云云

士之妻當曰孺人文武九品官妻亦稱孺人卽禮窮

則下同之義歟

喪人葬後親行饋奠云云

喪人葬後親行饋奠當哭於靈座前不必哭於廬次以虞祭主人入哭杖不入於室之義推之可知矣

居憂講學云云

朱子葬前從師則學之為急可知也故朱子嘗云不以事忘哀亦不以哀廢事此乃正當節度也喪中雖曰讀禮亦當讀書但不讀詩經耳講禮讀經俱不可廢

几筵葬後奉往縣衙云云

公廨不敢哭泣宋時法令也今之縣邑衙舍先輩謂之私室許其哭泣行祭然則几筵似無不可奉往之義而此係法典猶有未詳須問近來通規而決之如何衙舍中當行哭泣尤翁與寒岡說皆然

祖父母喪無祭文云云

喪言不文祖父母喪即正統服也去親喪不遠故農淵二先生於同樞公喪無祭文

輓章云云

輓章焚之為正

婦人喪請輓云云

先輩文集中多見題婦人輓詩則內喪請輓有其例矣然虞殯之歌見於左傳而未必是聖人所制之禮不用何妨

居喪三年內夫婦不相面云云

喪中祭奠時夫婦或相對面雖不得避然非祭奠時則不可相見以禮所云非時見于母也則不入于中門之意觀之則內外之限至嚴不可不慎也

喪人迎送父兄之時杖之云云

禮有杖輯而不拄之文父兄之前輯杖似宜

葬前喪人夜不可處房堦云云

今人氣稟不如古人遠甚何可執禮太泥以生疾病至於危身乎夜則入處於房堦亦從權之道也

朝夕哭無拜云云

哀於常時雖行晨昏拜而居喪朝夕哭則不可拜平日之過於禮者因喪而改之爲得何必以前後不同爲嫌

朝祖時無告廟之辭云云

旣已告始死于祖廟矣朝祖時又何必告耶靈座前告辭以移動柩與魂帛故也

主櫛從韜藉色云云

主櫛袂之用見於五禮儀而色則未詳何必從韜藉考紫妣緋之色世俗不分內外喪袂則或用紫或用青黑矣

卒哭日卽節日云云

卒哭日與節日相值則新墓祭似當設行

舅主子婦喪虞卒祝辭云云

尤翁以爲孫婦喪虞卒祝當日悲念酸苦不自勝堪以此通用於子婦虞卒祝似無妨

備要藏明器下註便房云云

史記便坐註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沙溪以爲

便房恐亦便側之義據此則便房是於地室便側處爲之房而藏明器於其中然今則不用可也

葬時家人望哭云云

望哭時設虛位則當有拜禮

喪中不可及於閒漫文字云云

梅舜欽事不足道也喪中行狀祭文外他文字不可作祭文胡籍溪曰不押韻做

答洪伯應

婦人外成者也其喪也不可往朝於本親廟雖廟在隣比恐不必行

練而祔雖有夫子善殷之訓而朱子以爲凡喪祭皆從周禮而獨於祔用殷禮不可故以卒哭明日而祔載於家禮矣然旣不及行於卒哭之時則練而後祔無疑外親服本自從輕若以適人而降之則輕而益輕或幾乎無故不降

答洪伯應

人有爲葬親開金井之時得誌石卽先代墓誌而只有名而無姓墳形棺體俱無見存者或曰掩土而成墳或曰藏之而平土如之何則符於情禮否

墓誌雖有名無姓官職履歷世系子孫皆可徵信耶旣明知其爲先代所葬則棺體雖無見存何可平土而已乎此與虛葬有異骨肉歸于土終是體魄所在也若平土而止則將被耕犁之所及亦爲他人之占塚此豈子孫之所安乎雖已親盡而代遠惟當以墓失傳者尋得之例處之也

答洪伯應

所諭以禮書未得博考爲憂雖出於喪祭自盡之意浩汗禮書非可一朝悉究者至於繁文瑣節亦是在所當畧况居喪之道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寧爲禮

不足而哀有餘此先聖所以大林放之問也近日頗有文勝之弊正宜深念此訓如何如何聞飲食之節尚未從權何其執之太固而不念危身之戒耶朱夫子嘗勸人之喪中有疾者作肉丸服之此意甚善幸望試之如何

答洪伯應

喪中弔人之喪則忘已之哀也其可乎禮曰異姓則雖隣不往

上食有產有喪當廢幾日云云

上食無齊戒產故雖不潔不當停廢有喪則限成服

當廢此見於備要上食條註

因喪而冠云云

因喪而冠有小記之文何謂不經也市南俞公以成服日因喪服而冠爲是矣

三年內奴婢嫁娶云云

僕隸於其主之喪爲弔服加麻卽古禮奴婢被髮是後世之禮也恐不得一切以父母喪爲準且以朱子所論君喪一月之外許軍民之例推之則葬後或練後不禁其嫁娶無害否

本生父與所後母之訃一時并至云云

本生所後有輕重何可以本生家無一介丈夫而不奔所後母之喪乎當以所後家近族一人使之往視生父襲歛已則奔所後母喪爲不失禮律矣

新婦未及行見舅姑之禮而遭父母喪云云

如可待三年則三年後備禮爲之不然則以既練而歸之義用心喪服色而往拜之無妨

出嫁女爲祖父母不杖期云云

出嫁女爲祖父母不杖期儀禮傳曰正期故不敢降也古禮舅姑服爲期年故大舅姑降一等爲大功此所以本宗祖父母之服加於大舅姑也聖人制禮之

意如此何可致疑

有人未葬前火燒尸體云云

其家處變之節未詳而以左傳葬宋伯姬之文觀之雖燒盡爲灰當以其灰葬之更有何道理乎

家廟將欲奉安于家親官次云云

人於子弟任所就而受養則奉家廟往留者多矣而尊王父係官于朝不得下往故有此疑也然時忌祝文皆以代行為辭則似無未安此與支子奉廟于官次者不同矣

三年內買婢僕素服云云

三年內買僕雖不見亡者之面既爲喪家奴婢則以君服亦服之義着素服使役爲宜

南溪答值忌祭晨謁行拜先後之問曰忌是高祖考妣則祭後行拜高祖以下則請主時行拜似可云云備要忌祭條有詣祠堂序立再拜之文則請主時行拜卽指此而言耶序立再拜之外更有晨謁再拜耶

忌祭日行晨謁拜禮南溪以高祖忌與高祖以下忌爲先後者愚意未見其的確可從恐不必如是分別也備要中序立再拜之文似因要訣而此却爲晨謁

之禮然則南溪所云請主時行拜似亦指此而言序立再拜之外又豈有晨謁再拜乎

朔望參時當先行晨謁後行參禮耶早朝行參禮則參禮當兼晨謁耶

朔望參既有事於廟中則不必別行晨謁以參禮兼晨謁無妨耳

答洪伯應

外祖改葬時身雖居憂何可不往臨耶以行不旅坐不羣之義不與諸親偕行獨自追往見下棺而退似當

從母之女則服總舅之女則無服者或是闕文耶
此是家禮闕文以人情言之四寸何可無服故遂庵
嘗稟質于尤庵以舅女服總爲定

答洪伯應

賤名猥入右揆劄薦此正朱夫子所謂一爲人所知
便是不好消息者也然劄本還下其事遂已則此身
得免難處之境在私計實爲穩便還自幸耳嚮者所
詢禮疑今始條對而其中似有緊急者能無後時之
歎耶但哀家目下當行之節問於此可也而至若泛
及於他家變禮極難處之事轉以相詰恐涉張皇將

使愚受汰哉之誚耶曾見尤庵集中有禮謗二字自
古已有訟而後世又有謗焉寧不可怕哉哀雖方在
讀禮之時而亦不可不留心於四書要旨何不以經
說一二相示而每每以論禮爲事耶朱子嘗以講禮
爲學問第二件事矣改名一欵雖喪中如以犯諱或
與人同名有不得不改者則何可拘也然若不甚急
則待終制後爲之似當矣

答洪伯應

前日愚說經與禮當有次序之云蓋取論語禮後乎
之意也得蒙印可爲幸先生之稱鄉聖之於宋慳已

云而此亦有古今不同者雖泛稱亦不宜輕施之如何如何居憂中上書於家內父兄何可稱疏與稽顙乎曰疏云者即尊之之辭示異於常時也喪中於父兄豈有加尊於常時之義乎陶庵說當通看矣

答洪伯應

縗服俗名以祭服而實則非祭服乃喪服也非病時與出入則衰經何可去身乎平居不可脫則况受弔時乎慎齋同春兩先生皆許於旅次受弔旅次猶然况京宅乎雖離喪側受弔則當如禮矣

答洪伯應

操心之難誠如所示心是活物不可強把捉惟持敬則可無紛撓之患幸於主一無適四字上加工焉

答洪伯應

改葬時几筵告辭啓墓告辭虞祭祝

舅告子婦則祠堂告辭中驚動先靈之先字當改以神字謹以之謹字當改以茲字謹告之謹無可代之字若曰茲告則語似未妥謹告二字直去之恐無妨用伸虔告改之以用伸告儀爲當○更思之旣曰用伸虔告而又曰謹告其意義實爲謹嚴此二字不可去之當日茲告○啓墓告辭中伏惟尊靈當改以惟

靈卑幼之稱惟靈已見於備要題主祝矣○虞祭祝中夙夜靡寧啼號罔極八字當改用而初喪虞祭祭孫婦祝尤翁定其措辭曰悲念酸苦不自勝堪以此裁酌則改葬虞與始葬虞有間只曰不勝悲念似無妨祇薦二字當並改之曰陳此虞事

改葬儀備要三禮儀有異同

備要以喪禮爲主初喪窆葬節目悉載故至改葬但曰如始葬儀三禮儀則不言喪禮初無始葬儀節故改葬時諸具及凡節一皆歷言之此所以備要爲畧而三禮儀爲詳也其有異同處則惟當隨其所宜而

從之耳

虞祭時設紙榜云云

虞祭設紙榜未見明文當以遺衣服置諸交椅上以爲依神之道而若無遺衣服則只設虛位而行祭何妨

未會葬者望哭云云

尤翁云緬禮子孫之不得來會者素服望哭情理之不可已然則期親以下弔服加麻者未會葬則當會於主人家望哭而不必向墳墓方位只設位而哭之上食几筵柩前并設當否

兩處并設上食尤春兩先生皆以爲是南溪亦曰几筵之祭爲神主也墓上之祭爲體魄也據此則并設無疑古禮雖無而今禮有之程朱之所未及言者後賢發之則何可以非古禮與非程朱說而不用耶常時節祀家廟與墳墓并行則三年內改葬几筵柩前并設上食有何不可

答洪伯應

練祭值朔日則朔奠不當設蓋一日不再祭之義也朔奠雖非三獻亦稱殷奠且有上食練祭旣設飯羹何可疊設朝上食乎以此言之朔奠之當廢明矣

父在爲妻從古禮則不杖不杖則不禫矣從家禮則杖杖則禫矣於斯二者居一而已愚意尤翁陶庵說雖如此當從古禮不杖蓋壓尊之意爲重不可以疏說而忽之也

喪中慰人之期大功似不當稱疏蓋所主在乎問人故也兩喪家相慰答尤翁有各用其式之語喪中慰人父母亡疏不稱稽顙而稱頓首以此推之則慰人期功之喪不稱疏而稱狀似宜未知如何

答洪伯應

書課之因調攝未能趨趨固可恨而志氣不係於血

近齋集 卷十五
氣惟是立得堅固養得清明則百邪退聽而疾病亦不能爲害矣文字言語之外自當有收功處幸試體驗如何靜庵先生當時立朝以行道爲已任非如窮居者著書明道其遺集無論學論理之語以此也嘗聞先生所入道處由近思錄則窮理工夫可知其高明精深若使不遇禍而退隱閒居多享年壽則必有著書而垂後者矣

答洪伯應

小祥後晨昏展拜之論自退翁發之而論說多門從違甚難而愚意則依農陶兩先生言晨昏行瞻

禮而不拜者似符情禮未知先生前日所行者如何

小祥後晨昏展拜凡筵雖有退溪說而恐終非常侍之義愚嘗從農翁說只行瞻禮而不拜矣未知如何大小祥祝常事祥事其義之異同如何

大小祥同是祥而祥是吉之義則大祥爲主故祝文於大祥則稱祥事小祥則稱常事以別於大祥也常字之義則似是歲周而殺哀練變卽禮之常也故云爾

子婦大小祥祝用尤翁所定孫婦虞祭祝悲念酸

苦不自勝堪八字如何

子婦大小祥祝辭他無見處以尤翁所定祭孫婦祝辭援而用之無妨

小祥後繩屨家禮註說而近見士夫家亦着疏屨據春翁用藁何妨之說而然耶沙溪旣以繩屨著之備要退尤牛南四賢皆以爲可從之無疑否小喪後依諸賢說着繩屨似當而但世俗多不用之從俗仍着疏屨亦何害也

大祥後以練布作巾如白帽樣而着之者多然俗也非禮也當如何

大祥後着布帽雖是俗制而用之亦可蓋長着笠子或有不便時以帽代巾恐亦得宜

父在母喪大祥後上塚之哭旣聞命矣練後住墓下則可行朝夕哭否

父在母喪練後上墓時雖朝夕皆哭墓前異於几筵恐似無嫌

答洪伯應

聞盛工已始曾傳儘得讀書次第河西金先生云爲學而不讀大學猶築室而不修基址此書之當先用工可知也一字一句固宜皆有下落而亦不可強探

力索虛心平氣熟讀精思則義理之蘊奧自然呈露於前外斯豈有別法愚之少日讀書大抵涉獵鹵莽不足提說爲朋友所摸效也老方始悔而日暮道遠無以進詣奈何奈何

答洪伯應

大祥服色備要并載家禮用黹五禮儀用白之文而無發落者蓋欲使人擇而行之耳家禮雖如此當從五禮儀蓋時王之制故也三年喪祥服旣用白則父在母喪十三月祥服亦當用白何疑

大祥後婦人服色鵝黃青碧與純素備要兩無可否者其說已見于上禫祭條不言婦人變服者從男子故也大祥雖從家禮鵝黃青碧豈無禫月之變禫祭當卽吉如男子鵝黃青碧之外亦當有吉服衣裳矣至於父在母喪祥時從家禮用黹則禫月無可變之服此固可疑然今旣從五禮儀用白何必論此乎婦人心喪服色世多用玉色衣裳比鵝黃青碧爲淺淡故耶然則婦人於姑喪心制不用青碧用玉色耶或云如哀家所處不必行禫祭而愚意則不然尤翁於玄以規之問曰若從家禮杖期則無此疑矣今旣不從家禮而從古禮妻喪不杖不禫則其子之爲母

杖禫者其祖主喪當爲孫行禫祭蓋祖不壓孫故也
由此論之哀家禫祭似可行未知如何

答洪伯應

曾祖母喪承重者不得行祖母禫吉則諸父惟當於
禫月設位哭除吉月亦當於私次着吉服而皆當用
禫吉之月丁亥日曾見先輩說皆如此矣或云旣不
行祭則不必用丁亥日而問解所云吉祭之期之期
字卽指日期也禫吉變除之皆用丁亥日似無可疑

答洪伯應

禫而始飲酒食肉然未忍遽進美厚之味故酒必先
飲醴肉必先食乾蓋飲食之節復常亦有其漸也非
謂終禫月飲醴食乾必待吉月而後始進清酒濡肉
也若謂必待吉月則禮之立文當曰禫而飲醴酒食
乾肉必不下先字如何如何

答洪伯應

尤翁說省墓時行兩度再拜者蓋以墓祭儀有詣墓
再拜掃訖再拜之文故欲畧用此意也至於遂庵所
傳先生展墓行一再拜者似亦出於一時從簡之意
恐不必因此而疑彼也

朱子說雖兄亦答拜恐不當通用於弟死之後三淵

之引此爲當拜弟廟之證未見其的確恐似難從愚每以爲當遵慎齋先生兄祭弟不當拜之訓矣曾以此奉質于漢湖金先生金先生答以平日入亡弟廟只行揖禮亦可見其不用三淵說矣家禮祝文式或用謹字或用敢字其義有未可詳而意者時祭祭之大者祠后土卽外神故用敢字而且祥禫比虞卒忌禩亦有較重者故以敢代謹耶臆度如此不敢質言

先山偷葬處私自掘移 邦禁甚嚴何可冒犯耶血誠訴籲而不能回官長之聽則情理雖冤痛恐亦未

如之何矣

答洪伯應

盛業方在韋編云恐似太早計然苟能緊貼身心看則何經非務實之用特治之有先後耳旣已始工亦宜畢讀而復理四書也程傳朱義不可偏闕愚於前日讀時並觀傳義而間復只從本義讀此蓋遵尤翁之論也然象數義理不可不兼看未知如何

答洪伯應

父在母喪祥後生辰茶禮無所於設設行於墟墓畧伸情禮未知如何三年中雖未忍全闕亦以情

勝而可已耶

此是禮之所不言而事出於情勝者然墟墓異於家廟畧設伸情或不至於甚害義理耶愚意則終不如不行之爲峻正也未知如何

答洪伯應

所慎阿睹證快祛看書不輟否老者日暮道遠少者年富力強愚之所未能爲者竊願足下爲之必及早努力如何其用工之方固多端而亦無出於程夫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兩句語惟在實心下手耳

答洪伯應

嚮時奉勉之語實出相愛多蒙領納深幸其不見鄙也所示尤翁筆帖展玩令人歛衽箴是伊川學問之要筆見華陽心畫之正真稀有之寶也座下得之以爲几案上常目之資則其爲有補於警省大矣但以跋文猥屬愚陋則顧此淺識何以發揮且操觚之廢已久枯澀難成恐無由奉副可歎然倘或徐俟而不督迫則病間時意思少通亦可以構得第姑留之幸諒此意也

答洪伯應

尤翁被誣事聞來不勝痛惋世無衛道闢邪之君子
致使醜正之輩縱恣而無忌憚良足寒心人有詆毀
宋先生而其不爲凶悖之人乎彼自陷於凶悖亦見
其可哀也已

答洪伯應

元陵諱辰儒生之及見 先朝者皆當食素而如座
下之生於丙申歲者雖後於 上賓而旣在是年則
亦宜不肉行之誠是矣

五代祖以上至始祖諱日皆當行素耶

家中行五代祖以上忌祀而身與於祭則雖已親盡
食肉似爲不安而全日行素亦涉太過或用大功忌
日一不肉之例爲得權宜耶遞遷以後則五代以上
不當行素蓋禮有限而情有殺不可拖長故也

答洪伯應

承有所慎以闕課爲歎固深奉慮然學豈專在讀書
調攝之中亦自有工夫寡言語除思慮澄澈此心體
認天理則此何限意味耶須於涵養處用工方爲立
得根本如何如何

答洪伯應

尤庵說畧行哭禮存行禫之義云者似是未定之論

近齋集 卷十五
若如此則有再禫之嫌矣陶庵說禫月既盡哭除於墓前恐亦不必然心喪者復吉當於私次亦不當哭蓋心本非服既無受服之節豈有易服之節若以墳墓代几筵哭泣而着吉則是行易服之節非慎齋所謂何變除之有者也

諸賢之說雖多而慎齋說最合遵用南溪欲令除心制於吉月朔日而終不如用吉月丁亥日之爲正也蓋慎齋所謂吉祭之期卽指日期非指月期也或言旣不行吉祭則不必用丁亥日除之然雖不行吉祭而用吉祭之日卽尤庵所謂畧擬於心以此爲節者

也豈不的當乎不行祭不哭泣而直服吉服於私次方爲無事於變除而自變除矣來示欲從慎齋說者誠得之矣

答洪伯應

祭子婦忌日祝悲念酸苦不自勝堪語太重不可推用於此且備要祝文中不勝感愴四字旣是旁親以下通用者則於子孫忌祭亦當用之此似無疑

答洪伯應

吉月丁亥日心制之除旣有掣碍事端則遵尤翁或早或晚之訓以爲進退無妨且宜祭祀日亦可用之

矣

五世祖以上已遞遷之位忌日食素恐終是行不得者今聞黎湖先生所行此則高於人一等者何可盡責衆人必用此爲法也愚見則如此耳

答洪伯應

舍妹遭其王舅之喪而係是見舅姑之前若奔哭則當待其舅之奔喪耶奔哭之義雖重較諸見舅姑之禮則亦有間焉未知如何

南溪曰赴舅初喪何論見姑之常禮此爲新婦未及見舅姑而赴舅喪者言也至於大舅之喪與舅喪有間且舅姑不在喪側若於其舅奔喪之前來哭大舅之喪則是未見舅而先見王舅也恐涉未安愚意姑不奔哭待其舅上來始當往弔追行成服於殯前似爲得禮之變但無先輩說的證須問於知禮者如何舍妹待其舅奔喪似當有往弔之禮弔哭之節當如何

南溪曰其婦雖未見姑平日書問候訊皆用姑婦之節矣今當姑服喪之日乃以初見之故不行弔哭未知於義何如也此爲姑服喪中婦初見者而言也據此則弔哭之節不可以初見而闕之也

近齋集卷之十五

近齋集卷之十六目錄

書

答洪伯應

答李聖錫 遺

近齋集卷之十六目錄

近齋集卷之十六

書

答洪伯應

書來每以學不進爲憂可見如不及唯恐失之意立
心旣固邁往無怠則天豈不終遂其願耶大學念誦
果爲幾許遍而有真實體認之味否嶺南鄒魯之鄉
今焉有無人之歎風氣衰頹如此君子之澤五世而
斬而然耶聞來爲之慨恨還城有期匪久可得合并
翹企翹企任宋兩賢今行若能迤進薰炙則其益必
大矣毋或中止也

近齋集 卷十六
答洪伯應
祭於影幘禮無其文蓋以一毛一髮不肖便是別人故也未知好禮之家誰行之而愚意此似未安矣生日不祭禮之正也回甲亦何可祭之乎并祭各位尤非禮也墳墓設祭終是情勝之論也行之甚不可矣

答洪伯應

腰經年五十者初卽絞之云云

年五十者并斬齊而言也腰經之散垂與不散垂旣以五十前後爲限則只當遵禮文而已量筋力而爲

之之說似不當論於此也五十者始衰故欲其殺哀腰經不散垂則禮意已曲盡矣若過五十而猶康健則居喪禮節當致哀而腰經則不可散垂此所以如禮也何謂不如禮也且未五十而病弱者滋以薑桂節其哭泣可也何可不散垂乎

首腰經婦人憑尸後用之云云

呂氏已言之蓋以婦人質畧少變也然則男子襲經待遷尸後者未必以窒碍於小斂時扶助也

題主祝無尙饗二字云云

無奠斟酒禮意甚妙神主初成憑依之前不可行祭

近齋集 卷十六
故無奠祝告之辭不可徒讀故斟酒其義豈不精盡耶故無奠祝辭無尚饗二字何疑

畫像不當畫云云

畫像難得七分易成別人則不畫可也技藝不借於異代後世亦有顧虎頭則畫之亦可也但當無適莫耳春翁及櫟泉閒靜二公之無影幀固是一法門而亦難以此使後人一切不爲寫真也

離家者當忌祭望哭云云

忌祭喪之餘而離家者先期齊戒是日設位望哭以伸情固不可已而至於時祭卽平常之祭齊戒設位

望拜未知先輩所行果何如耳

古者人死不冠云云

孔子之喪冠用章甫旣見於儀禮經傳而古者人死不冠又有沙溪說兩相不合可疑然沙溪之所攷據則有之輯覽襲條引士喪禮䟽而曰死者不冠下記其母之喪髻無笄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以此言之生時男子冠婦人不冠不冠一作笄今死婦人不笄則知男子亦不冠也此豈非明證耶然則所謂古者卽周時而周以前則死者用冠冠用章甫乃殷禮孔子本殷人故公西華之治喪也兼用三代之禮以殷禮用

冠耶先聖居宋冠章甫喪用章甫蓋亦以是耶意者或如此而未敢質言至於子路死不免冠之說蓋不欲臨死而免冠也恐不足以爲死者襲必用冠之證也家禮備要旣曰加幅巾則只當遵此而已幅巾可以代冠不可直謂之冠冠重而巾輕也鄙說冠之爲物甚尊非寢時所着云云以袒免之文肉袒之體不可加冠故用免之義知之也然此是大綱說何可以此而推之太過至以幅巾寢時可着與否來詰耶歛襲用上服或章服則上服章服豈寢時可着者耶恐不當如是執滯也

父妾之有子者總云云

有子非特指生存之子也父妾旣生子矣則雖未及殤而夭亦當以有子論何可不服總乎雖無子若攝女君而主饋與同居年久者當用同爨總之例而服之矣卿大夫之不服庶母總似是貴貴之義而但我國則大夫士無甚分別士之禮亦可通用於大夫且沙溪云我 國之嘉善大夫可以當中國之大夫然則通政以下不可以大夫論豈以通訓奉列等資階自處以大夫不服庶母總乎庶母慈已者小功雖只言士而亦可通用於大夫禮疑從厚正指此等處耳

近齋集 卷之六
庶子父在服其所生母云云

庶子父在遭其所生母之喪義不敢同於正室子父在母喪之禮似當不杖期亦不被髮愚於前日果有此說而特泛論及之非決定之辭也何以謂守之不惑也此一節家禮備要所不言故尋常疑之其後考見古禮於雜記小記得可爲杖期之文其說在下於是更加商量始改前見此曲折未及使座下知之矣今聞令庶從兄服所生母不杖期云固是從愚陋前日之論而與小記雜記之文不合恐易致訟然今不可追改且近來人家多如此行之則便一今禮也從俗何

害雖無禫初朞後何可卽吉當許其更申心喪耳服色則平涼子布網巾布深衣得之矣或說平居服色白布笠白直領恐涉太輕矣近日人有以未率畜者其子服制來問故引嫁母服之例以杖期答之蓋自捨去舊見之後不以同於正室子之嫌爲拘父之不率畜雖與出母不同旣不畜于己家而爲他人妻妾則與嫁母何異耶雖不盡同豈不可爲旁照耶小記雜記之文旣有可據則不可謂禮無明言先賢雖無定論而立說垂後非愚之所敢當也○雜記曰主妾之喪則練使其子主之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

其母不禫註妾子父在壓屈也以雜記小記觀之妾子父在而其母死者亦爲練祥但不禫耳旣行十一月之練則當爲杖期然杖而不禫亦可疑此所以異於正室子之父在爲母歟

外孫女爲外祖父母無服云云

爲外孫女無服外孫總故外孫女出嫁降而無服外孫女爲外祖父母無服亦以相報之義耶但未出嫁者亦不服外祖父母誠可疑也豈或闕文耶○更按喪服疏外親雖適人不降據此則外孫女於外祖父母服小功與男子同外祖父母亦不以外孫女之出

嫁降而不服總也

答洪伯應

婦見本生舅姑奠贄非禮之正也至於本生大舅姑亦獻贄尤似拖長况大舅姑已亡而行之於廟乎雖曰情勝豈禮以擗節之道哉甚不可矣

孫婦見大舅姑奠贄雖無明文家禮曰尊於舅姑者如見舅姑之儀此足引而爲證而南溪以爲如見舅姑特言四拜之禮而已豈皆用幣云云此似簡當而愚意以家事任長之義論之不奠贄於大舅姑恐亦不安未知如何廟中用贄大不可蓋生死異禮故也

舅姑已歿則奠菜一節近俗廟見雖不待三月而奠菜則自當行之矣奠菜與奠贄不同實用祭奠之禮也不以棗栗服脩而以菜爲宜蓋菜用莖者取其謹也

答洪伯應

唱喏之禮固未知昉於何時而旣見於丘儀又載於要訣則雖家禮備要之所不言而亦從之何妨况家禮之只言瞻禮安知不包唱喏在其中耶蓋瞻禮必有揖揖必有聲無揖則不成瞻禮無唱喏則宋人所譏啞揖也愚意瞻禮非但侍立良久而退必是揖而

不拜也揖與唱喏雖有舉手與作聲之分而實則一事也故家禮之只言瞻禮似以唱喏在於不言之中矣喏與唱亦不可分而二之唱雖是呼之之意實亦揖時所呼則唱喏二字並作揖聲有何不可必欲分看則恐破碎矣沙溪說當從之字義以從口看則可作揖之聲不可作揖之狀亦不可作揖之名河西許國說則難從矣

曾聞漢湖先生以瞻禮爲揖是從沙溪意也許國云喏字見於漢書則唱喏自是漢以前已有之禮其來亦久矣今俗雖不行而好禮之士行之則豈不爲復

古之一道耶

家禮時忌祭不言散齊蓋從簡而擊蒙要訣時祭從古禮分言散致齊忌祭亦言散致齊愚意當從要訣若於忌祭只用致齊一日而不爲散齊則其將於忌祭前二日與於凶穢之事耶恐不可也要訣時祭齊戒日數則太多難行散齊三日致齊二日其或可也思其志意一節要訣不載於致齊條者似以當包在於思其所樂之中而省文故耶

特髻沙溪以爲假髻而無首飾者蓋假髻卽大髻而大髻亦中國之髻制非我東之髻髻也白大衣似是或謂之被被首飾如詩云被之僮僮是也以會通所載一品以下霞帔庶民藍青素霞帔觀之又似衣服非徒婦人所着沙溪於此亦未的斷當更詳之

答洪伯應

庶從兄遭其所生母喪服不杖期旣不杖矣宜不禫而練之行否則尙未決定詳教伏望雜記所謂主妾之喪則練使其子主之者指攝女君之妾爲杖期者言耳此則不然旣不杖矣又非畜於家而主其喪者則雜記之文不足引爲行練之證未知

如何

既不杖矣非但無禫練亦不可行此與攝女君妾有異雜記之文不足以爲的證如何如何

庶從兄過其所生母初期後當申心喪三年而服色當如父在母喪大祥後耶當禫之月雖不行事而亦當有變制耶再期後卽吉耶盡二十七月之期耶

服色之用黻布笠帶布直領當如父在母喪大祥後而既不禫則當禫之月豈有變制耶心喪服色不可於再期便卽吉亦當限以二十七月之數而待吉

月始可卽吉耳

答洪伯應中庸問目

上古聖神云云

與大學序參看則上古聖神似并指羲農軒羣聖許東陽云混言之恐是至於下文去聖遠之聖似單指夫子蓋堯舜以後連有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可謂去聖遠乎孔子之後始有聖遠言湮之憂故懼之如此云爾下文推本堯舜特以執中而言恐不可以此而謂去聖遠之聖亦并指堯舜也

繼天立極云云

此極字卽洪範皇極之極尤翁已言之固得其本旨而尤翁又以爲窮源極本而言則亦可謂之太極此則恐近推說愚意當主表準之義看如詩所云翼翼商邑四方之極是也

虛靈知覺云云

熊勿軒以虛靈爲體知覺爲用而農巖大非之蓋知覺自是心之全體以能所之分言之則知覺自兼體用虛靈卽言知覺之虛靈序文之意非以虛靈知覺分體用言之也故愚嘗從農巖說而捨熊氏說矣大抵虛靈知覺當聯看作一意此知覺則爲體下知覺

則爲用人道心旣分之故也體一而用二上文知覺若作用看則一而已矣云者恐未瑩用旣一矣又何以有人道二心乎愚見如此而近來兼山鹿門皆欲取熊氏說未可知也大學虛靈卽知覺而不昧申言其明也此心虛靈故知覺若謂虛故靈知故覺則破碎失本旨

人心道心云云

形氣與氣質不同且人心屬氣質之性則人心果有清濁粹駁乎若以道心之原於性命而屬之本然之性則心性無別矣其可乎生字原字之義王魯齋曰

近齋集 卷一
原字自外推入知其本有故曰微生字感物而動知其本無故曰危此說在心經註可考

人心云云

飢而思食曠而思室卽人心聖人之所不能無也然飢而食不當食之物曠而近不當近之色則是人心已流而爲人慾何待紵兄臂摟處子而後方謂之流而爲人慾乎至若不飢而掠人財貨不曠而盜人妻妾雖似直出於惡而此亦由於食色之慾形氣之私則豈可曰非人心之所流乎自人心而爲人慾人慾熾肆而無所不爲此所以危者愈危也人心亦本於

性人慾本於人心故謂之善惡皆天理尤翁答李直齋書論之如此

篇題中者止之名云云

偏倚二字上各加不字則是偏與倚不同也漢湖金先生以爲不偏從地盤而言非東非西非左非右不倚從當體而言不倒東墜西玉室李公以爲不偏以理言不倚以心言兩說俱通而金先生說似長愚嘗欲從之矣不偏卽渾然在中時不偏於喜怒哀樂一事之謂也不倚卽不倚於東西南北一邊之謂也偏倚不可作偏係底病痛看未發時豈有病痛之可言

過不及是發後事病痛也非可論於未發之境今若以偏屬之過倚屬之不及則未發與已發混矣此說大錯誤當改之

庸平常云云

不加之名二字者上既於釋中處曰之名而又於庸加之名字則是中與庸爲二矣庸只是就中字上言其平常之理非中自中庸自庸也中固兼未發已發而庸則似專指已發然事物未至時思慮不當發卽理之常也則雖未發時豈不可言平常而但庸字字義從用則用是已發也豈但以程子不易之訓而知

其爲已發哉

新安陳氏云云

新安陳氏說活看則無病夫喜怒哀樂非心而何固是性動爲情者而統性情是心也則寂然不動心之統性也感而遂通心之統情也然則不偏不倚卽心之無偏倚也未發之中卽心之無思也陳氏所云以心論者不亦宜乎愚嘗謂中庸首章不言心字而至此節言性情之德而心在其中矣若以章句未發則性也之文而謂之未發處不可言心則性果非具於心者而是心也不足以爲至靜時主宰乎

小註東陽許氏云云

程子所謂不偏之謂中與朱子不偏不倚專指未發者不同則不偏二字是兼動靜言許東陽之論不可非之若如來意以不偏屬之未發以不易屬之已發則程子所釋中字未兼中和之義恐不然

放之彌六合云云

退藏於密凡看文字當考本文易繫曰聖人洗心退藏於密則密是以心之體理之源而言也放之彌六合卽言中散爲萬事退藏於密卽言未復合爲一理皆謂中庸一書如此也今以卷舒之意作兼濟獨善

看則是攙入外來義理也釋經者最忌此病

皆實學云云

實學之實作誠字意看固好亦或對異端虛無而言耶

守其本心之正云云

不曰道心而曰本心故讀者或解以并指人道心而愚恐不然人心固有合於理者而卽聽命於道心以後事此方言道心而何可混言人心乎以道心爲本心者蓋欲見其原於性命小註胡雲峰說已及之矣
言語文字云云

此是主中庸一書而言陶庵說恐似泛然來示以其上推明是書之文爲證者得之矣

索隱行怪章句曰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云云索隱是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怪是行之過而不用其中則雖非聖人之所取而亦豈盡爲欺世盜名而爲乎不知其爲過而爲之者多以識量之狹氣質之偏也豈皆出於衒鬻而然哉如陳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雖非中庸之道而直斷以欺世盜名則恐非其本心也不惟是耳從古賢者之言行異於平常者何限而不諒其心跡之如何具曰爲欺

盜而發則豈不違於忠恕之道耶若令其心真出於欺盜則後世尙論之士孰有稱述者哉愚於此終未釋然願賜證教

索隱行怪章句以欺世盜名言之者因正文後世有述之文而看得出蓋隱怪之知行不當見稱述而乃見稱述則是虛譽也故謂之欺世盜名而非必直指其本心皆如此也以足以二字觀之可見如陳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其行之過或由於識量之狹或由於氣質之偏而不自知其爲過而爲之者則固不當以欺世盜名目之然若極論之則彼數子者亦未免

近齋集 卷十六
爲欺世盜名此正所謂充類至義之盡者也夫無其實而銜之謂之欺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盜欺世盜名之云非皆幻弄偷竊之謂也雖以仲子事言之孟子以爲惡能廉仲子實不得爲廉而齊國稱爲廉士則此豈非無其實而銜之非其有而取之者乎其本心則不出於飾詐釣譽而行事之差繆不期於欺世而自至欺世不期於盜名而自至盜名吁亦益可畏也斥隱恠以欺盜其所以爲戒也深矣復何疑乎然此亦大綱說耳何可因此而一切以古來賢者之言行有矯激崖異者皆歸之於欺世盜名之科耶若如此

則非平心徐究之道也來喻云若令其心真出於爲欺盜則後世尙論之士孰有稱述之者恐似不然尙論之士猶不知其爲欺盜而稱述之則是真欺盜也欺盜之大者非但欺當世亦能欺後世揚雄歷漢唐千餘載而猶稱大儒非朱子則孰令剗地埋殺乎辨姦之難蓋如此矣

答洪伯應

齊戒時講學以栗谷專心想念之說觀之則不當行也然喪中講學朱子與呂東萊論之而不以爲不是喪中猶然况齊戒時耶齊戒諸條中無廢講

學一節則行之是耶與人講學似涉張皇而已自
讀書則恐無所不可明賜證教

致齊甚嚴致之爲言極也專心想念之時何可讀書
乎喪中講學則雖或不得廢亦不可太廣三年之內
若不讀書則以哀而廢事也是固難行而至於祭祀
齊戒三數日之間暫停讀書何妨程子論致齊以湛
然純一爲言此則話頭極高有未易行得者若讀書
如常時則豈臨祭齊邀之意乎散齊日則似可讀書
耳

家禮忌祭條曰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黻巾

素服素帶以居夕寢于外此只言忌祭當日而齊
戒日飲酒食肉不去華盛之服不寢于外恐是難
從者未知如何

飲酒不至亂食肉不如葷卽齊戒之禮則齊戒日不
飲不肉恐過於禮矣世俗於忌祭前期行素雖本於
申屠蟠而成流來之規實非禮意也曾聞鄭寒岡只
於當日行素蓋主是日也之文也然夕寢于外則不
但於是日齊戒日亦當寢於外此則與飲酒食肉不
同當各項看也忌日寢外喪餘悲哀之意齊日寢外
臨祭精潔之義不可徒拘於是日之文而却於齊日

近齋集 卷十六
處于內寢矣齊戒條特不別言寢外故人或疑之而以主人帥衆丈夫致齊於外之外字觀之實無可疑矣大抵無論致齊散齊自齊日爲始居宿於外爲當此是禮防所在不容或忽也齊日旣已飲酒食肉則雖華盛之服不必去之曾聞嚶嚶齋金公於忌祭前一日着吉袍云未知如何

答洪伯應

遂庵曰叔姪爲一家之婦姪爲冢婦叔爲介婦則叔則稱姪爲兄姪則以叔稱叔爲宜遂翁之意蓋欲各稱其尊而恐非定論愚意則無論叔姪在夫

家則從夫族各稱其號在本家則序叔姪之行而各稱其號似無不可願承明教
一從夫族與各稱其尊皆有其義誠是難決之間也然遂翁說旣如此姑從之如何

答洪伯應

人有兩婿俱是一門之人長婿爲叔次婿爲姪而叔以宗子無子死方議立后而遠近族黨中無可擬處只有爲友婿之族姪欲以此爲后而婦人兄弟將爲姑婦大是窒礙處未知如何南溪答金厚齋叔姪爲友婿姪娶其姊叔娶其妹叔以大宗無

近齋集 卷十六
后以姪繼之而姊爲婦妹爲姑之間曰弟爲姑兄
爲婦果有人倫易置之嫌然大宗絕祀其事尤重
以此准彼輕重差別婦人禮當從夫則姪旣以叔
稱父姊亦當以妹稱姑云云以兄行婦道於弟果
是人倫之倒置者南溪說恐難從而至若姊爲姑
妹爲婦則次序旣順又無他繼后處則似不可以
此爲拘未審如何
大宗之絕祀爲重婦人之禮當從夫旣有南溪說當
以此爲斷况姊爲姑妹爲婦比諸妹爲姑姊爲婦次
序爲順恐不必拘礙也

答洪伯應

尤庵先生祠宇將奉安于嗣孫載寧任所今方入
城卽日 賜祭摺紳章甫迎拜江上故直弼亦欲
隨衆而第舉次並奉配位則事面異於書院外人
之迎拜恐涉未安墳墓則雖合窆而就其男位邊
而拜則少無不可祠版之與墳墓不同如此至於
致祭時則只當奉出男位外人之叅事恐無所拘
未知如何

先賢祠宇迎拜一節以有配位爲疑來示固然而抑
有可行之義古之人於其師夫人之喪有爲祭文者

矣蓋生時升堂而拜故也雖未及升堂而拜師生恩重神道自別似當瞻拜於內外兩位并奉之下恐不必爲嫌也以此意推之尤翁百世之師也何可以并奉配位而闕迎拜之禮乎但與諸附位同奉一要舉則極涉難便此則未知如何爲宜也禮旣無的證此等處惟當從衆而已不可獨異也第詳探於近日士論如何若路傍出迎不過爲鞠躬致敬而止不行拜禮則都無說話矣

答洪伯應

服中晨謁家廟者當着布帶耶黑帶耶曾聞冶谷

趙公視所遭之服於祖先同有服者則仍以布帶晨謁云此固可從否

以問解喪中入廟別具布帶之義推之期大功晨謁特別具狹縫白布帶小功別用素帶總服亦然而或暫着黑帶無妨此愚之從前所見也今示趙冶谷所行雖近質樸亦是一道也

妻爲夫從祖兄弟則無服而從祖兄弟之子則有服何耶

古者嫂叔無服從嫂總亦國制也妻之於夫之從祖兄弟何可有服乎此推而遠之之義也夫之從祖

兄弟之子則有服者以有子道也大抵服術非兄弟姊妹之親則有以父道母道而服者有以子道婦道而服者聖人制作之意至精矣非可疑也婦從夫服降夫一等卽指其本有服者而言也妻之於夫之從祖兄弟初無服則何論降夫一等乎

答洪伯應

外孫成服日雖與未成服前不同主祀者於亡人無論內舅與內從必當往來喪次視棺斂則已失散致齊矣行祭恐似未安若前期三日不通喪次成服日曉頭爲位先行成服仍行忌祀其或可耶曾見陶庵

說遇總小功喪祖先忌祭在於成服日則已身犯染故使子弟代行云云如是行之亦或一道耶旣已行祭則當如儀不必單獻無祝也栗翁之不從禮記以古今異宜也古則有時祭無忌祭亦不可與今之忌祭合而論之也

外從之喪旣降而無服則行祭當自如平時也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則所祭位之於亡人爲至親固不當論也只當觀主祭者之有服無服而已古禮雖有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之文今則其說不可從也旣已行祭則單獻無祝恐過當矣

雖外親無二統故出繼者爲本生母黨當降一等沙溪之論蓋以此也母黨之爲之也亦然不待言而可知服有相報之義故也內外兄弟兩姨兄弟皆當不服總復何疑乎俗有總服不降之說而本非禮之文也

答洪伯應

旌閭卽用樹風聲於百代之後雖非不遷之位豈以祧埋而焚毀其丹門耶人家久遠之旌門至今尙立似是其長嫡之家雖毀宗之後猶留之也遷主最長

答洪伯應

房之時旌門之亦隨而遷曾未之聞也

答洪伯應

所示與齋洞唱酬各二篇奉覽伯應之清警城甫之澹雅皆合調格令人可喜但屬意於愚陋者鄭重遣辭或有過當詩卽言也何爲而不顧比擬非倫之嫌乎且愧且惑有投無報固知欠缺而其奈神識昏眩一句思不得何哉蓋自金剛之遊以後不復作詩風月雲烟皆虛看而已嘗聞漢翁晚境十年斷詩竊歎以爲此老力量不可及今愚之謝絕吟咏非專爲欲效先輩疾病沉痾凡于思索甚妨調息緊切文字亦

不得爲况閒漫小詩乎不期斷而自斷矣荒廢已久
鈍澀難成雖欲暫效朱夫子罷約古事不可得矣幸
願恕之也髻說錄呈

所論婦人首制最難考定所謂簇頭里不知自何代
始而曾見關西一士以書質於漢湖曰簇頭里非華
制然無的證漢湖亦無詳答矣戊申 頌下節目時
上教有用夏變夷之語 聖學高明必有所據當從
之也花冠似出於漢晉時而未能詳昔閔老峰購花
冠於中國以來尤翁送于沂川洪公相與行之雖非
古制而亦華制也周禮剔刑人之髮爲髮髻卽髻也

詩又曰不屑髻也然古之髮髻與今之髻髻不同漢
史宮中之高髻亦非今之髻髻今之髻髻是趙重峰
先生東還封事所謂與獐子婦首制同者也大髻假
髻皆見於朱子家禮然假髻制度亦似非一二鹿門
任公書中所謂鐵絲爲機云者未知果合本制度也
鄙家曾前亦嘗用此髻矣今則雖有勝於簇頭里者
既有時 王之制何可獨用他制以異於大同之俗
耶古者婦人有笄而無冠然則尤翁之欲用花冠亦
以古今異宜也

與洪伯應

卽聞呂先達光德急病不起之報驚惶慄愕不可言
渠以武士願爲儒者其志非常矣氣清者數局渠何
得以壽乎死於其弟旅寓之處而于今四日尙未就
木云尤可矜惻意外聞其訃病懷無以自定奈何奈
何座下嘗與此人相識故茲書告耳

答洪伯應

所論先淑人墓遷葬事誠孝之所出人家之所多行
之者非外人所敢與議也然愚竊嘗以爲遷葬重且
難非不得已則不可行也遷葬蓋自灤水之嚙王季
墓始而後世遷葬寔多風水之說使然也地中之事

茫昧不可得而知則新穴未必勝於舊穴而徒有移
動之舉本欲安其親之體魄而反使其親之體魄不
安孝子之心豈不益痛乎哉風水之說不見於經周
禮只有族葬之法而于其時未聞以葬不擇地爲不
孝也亦未聞以不談地理爲不知道也宋之時去古
已遠風水之說方盛行矣而溫公則不信地理葬不
擇地溫公豈不足於孝乎愚嘗謂溫公之不得爲十
分人定在於通鑑之帝魏寇蜀而不在於不信地理
也此言正好笑然義理無窮時措有宜前賢之所未
盡而後賢詳焉朱子之議山陵狀屢遷韋齋墓實出

於爲君親靡不用極之義而程子亦有彼安則此安當避五患之訓與埋五色帛之法則今不可一切從溫公而不從程朱也旣不能慎之於初葬時而有後悔焉則改葬可也是不得已而爲之者也至於自讀地家書則過矣朱子旣稱地術不爲無理而未嘗教人子以自讀地家之書宋先生又云天下無理外之物地之大豈獨無理而亦未嘗教人子以自讀地家之書豈不以方技術數之學非儒者所可兼習也歟今承有讀其書究其術自信無疑然後卜地之云此非愚之所願聞也彼地師之無識不能誦方書句語

而欺誑人者固非矣自其方書而已誤則又焉用書爲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古史猶不可盡信况後世地家書乎吾聞地家書多托朱子之論憑藉文飾傳會而捏合之其不可信也明矣原其書已不可信則讀之者何以自信何以無疑若曰自信而無疑則是惑於其說而不知其書之爲謬也此心已外馳矣自與聖賢之書日疎月遠而不覺其入於迂曲之逕也豈不深可憂哉世之欲習風水者誠多如足下之言矣愚每笑之以爲醫不能自療其病巫不能自爲其禱地師亦不能自得吉地以葬其親觀於斯數者

則自究其說果亦何益哉天地人三才也既有天人之理則亦必有地之理而君子之所言地理以風氣而言則如南方之強北方之強是也以形勢而言則如周召之相洛邑是也以靈秀而言則如申呂之自嶽降是也雖以葬地言之不過如程子五患之說而已曷嘗云某破吉某砂凶如今地家之言哉某破某砂之說雖或偶中而巧符終非正道也人之營遷葬者孰不曰爲安親也非利後也而地中之安與吉無以測知惟於子孫之榮枯壽夭驗之則畢竟爲計較禍福之歸矣拘忌太過憂畏太多以至於山慾漸肆

而莫之遏此不可不察也然風水之說旣不得全然攻破亦且畧有一二疑似彷彿者則當以禮疑從厚之道處之審擇葬親之地愚意不必自讀地家之書雖近世地師亦豈無稍勝者必廣求而博訪之旣得其人使之相地又旁求諸師之有名稱者參看而相議焉則聽其論說亦自有可知之道若其地多譽而少毀則當從其多者如洪範卜筮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庶乎其可矣朱子之論地術最爲得中者見於答孫敬甫書此在大全四十五卷三十五板試考見焉

來意奉悉父兄之以官肯處謫子弟固不可閑馳逐
飲博而至於情厚處尋訪亦并廢之則無乃過乎農
淵二先生事未嘗講究而古人身親居謫亦不廢山
水之觀故東坡所以有天教看盡浙西山之句也然
此亦有事之輕重與時之古今不可一槩論也

答洪伯應

諭示禮書讀法次第愚嘗有所云而亦是大綱說耳
不必如此局定先讀家禮以及儀禮沿流溯源亦是
一道也然以檀弓大功誦之文觀之朞服葬前雖禮

答洪伯應

書讀誦如平時恐似未安至於居憂之人未葬讀喪
禮既葬讀祭禮云者其曰讀非必作聲伊吾也此讀
字以詳閱之意看似穩矣然則此不足爲重服中未
葬讀書之證也未知如何

答洪伯應

所詢追後聞喪變除之節尤翁有定論蓋以聞訃爲
如死日欲於是日除服而但始死與聞訃同在一月
則以死日行練祥卽老生意也當從之至於朱子
答曾無疑書無疑在官遭喪因何事成服太晚故朱
子云然而南溪不能詳其曲折以成服日行練祥爲

說主張甚力遂庵已言其不可矣

答洪伯應

輓轡下棺近俗通行而桓楹諸侯之制則魯三家之以大夫行之已極僭越况士乎沙溪之載於備要恐未安未知如何

古今不同且禮有通上下用之之具沙翁之以輓轡載於備要或以此耶

斬齊衰之各設廬次可謂行不得之事矣齊衰是指期服人耶主人兄弟受弔於一廬中而主人則拜賓次主人則不拜即禮也期大功則伏哭於主人之側

而亦不拜賓爲宜尊府方不在喪側尊仲父受弔當拜賓座下雖同時受弔不拜可也若或獨逢弔者相哭於廬中或他處此時則拜賓似當服人之葬後受弔當觀賓客之親疎而處之處所則雖葬前因其時所值於私次受之亦何妨也

答洪伯應

中衣即古之深衣而俗用中單衣則其制與深衣不同斬衰之中單衣似可不緣邊然愚意承衰之深衣既以中單衣當之則中單衣便是深衣也雖斬衰之中單衣亦緣邊無害且觀人家多如此行之矣更按

類輯尤庵南溪皆有斬衰中單衣不當緝之論愚於此未敢自信已說但承衰在內者與正服有異恐不必用不緝之制也出入時直領亦俗制而稱之爲深衣者卽俗之所以強名焉耳此則當不緝以爲表出之義南溪說似爲得之

外孫非期大功則於其外祖父母葬前祭其妣不必單獻只當備禮行之蓋以神道事之禮意然也

答洪伯應

期服人笠子纓與網巾飾近俗或用阜色或用白色當何從

笠旣用黑纓子與網巾飾何必用白揮項則似當用白色矣

答洪伯應

朝奠有斟酒之文而上食條曰如朝奠之儀上食之有酒可知矣朔奠雖殷奠亦只單獻退溪奠三酌之說恐不可從

進茶後抄飯尤庵曰家禮無之當以家禮爲正陶庵曰鄙家三年內象生隨俗行之三年後則不行兩說當何適從

雖三年內若虞卒練祥備禮之祭不當抄飯至於上

食取象生之義抄飯爲宜

壙中銘旌鄙家素不用緞帛以金薄書柩上每於緬禮時見之則字畫宛然不沫反勝於緞帛之腐朽而禮所不言未知如何

銘旌之直書柩上愚則不取蓋非但古禮所無恐近於褻故也然近俗多行之若以緞帛嫌其腐朽不用則勢將從俗不必問也

答洪伯應

玄纁各一云云

玄纁之用綃固近例而不侈不儉實無妨矣魯人之

贈玄三纁二蓋取參天兩地之義用五數而玄則奇纁則耦也後世用各一者似是從約也

朝夕哭與奠爲兩項云云

朝夕哭奠儀禮哭與奠本爲兩項事而家禮爲一項事是從簡也會聞任鹿門欲主家禮爲一項事而愚意則兩項事終是爲正蓋朝夕哭象生時之晨省昏定也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若以哭與奠一時行之則鷄鳴時之晨省果可行於日出後耶人定後之昏定果可行於日未暗之前耶以此知朝夕哭當與奠各行也如何如何

虞祭若值朔日則朔奠不當設是一日不再祭之意朝上食亦不當行蓋虞祭已設飯羹故也

答洪伯應

祖父母喪復寢必待期年愚亦嘗以南溪說爲是矣喪大記文只言其大綱而欠曲折父在爲母期年後又有心喪則不御內果可止於期年乎以此不可盡信矣其不言祖父母喪而包在於諸期服之中者恐似未安家禮備要三月而復寢只許於大功以下其意可知也然葬後復寢旁期則猶或可也正統期則大不可未知如何前日所行祖考服中年少昧禮誤

用三月後復寢之文而後覺其非祖妣喪時始從禮待小祥而復寢矣

謫中居喪望哭設奠之節南溪有二說一則以爲只行望哭一則以爲朔望設奠不至害義前說似長依晦齋所行恐宜

杞梁妻之說已見於左傳野哭不可爲也南溪云雖出郊而迎至家行弔得之然則非但賓客雖有服之親亦當如是而俗習已痼難變無以釐正矣

謫舍同於旅次則旅次受弔有慎齋說做此行之爲可而亦當觀其親疎而處之

從者出郭知有歲前歸期而猶覺悵然茲承惠牘恭
審陽生學候冲裕瞻慰不已討得靜處尋繹中庸之
書閒居讀誦意趣頗佳區區之所深喜也來諭以奧
旨之難曉爲憂欲使愚著爲成說是非愚所及也性
命精微蓋難言也言之猶難况筆之於書乎張無垢
之中庸解見斥於朱子以其錯謬也愚旣無真的見
得何敢自信而妄爲立論乎從前只欲劄記如問目
樣以質於士友而懶鈍未果今則老且病尤不可爲
矣以此孤負勤意左右必以我爲埋率而無味也第

答洪伯應

有一言奉告者李延平先生嘗令學者於靜中觀喜
怒哀樂未發氣象此正入道妙訣蓋靜時不能立大
本故動時輒乖戾差繆是學者之通患也賢者方讀
思傳須先從未發上實下存養工夫以爲澄澈本源
之地而毋徒求之於言語文字之間如何如何至於
編書之云在座下恐是太早計然東儒經說類聚而
觀之足以長吾見廣吾識則年富力強之日爲之亦
好不必等待他日也但文多役鉅難以獨爲之日昨
任得汝來訪槩傳高明貽書相議之意此友學識精
博可與共此事也若夫存剛取舍亦非愚所敢當須

就正於當世博雅之宿儒也此中病軀委席殘書束閣歲晏益無悰緒奈何答札親謝非不欲爲而目眩手戰何以寫滿紙語又此呼倩悚甚悚甚然素短楷草之技設令手寫去恐不足爲山門顏色污却林泉耳可呵餘姑不宣

答李聖錫

遺

明德說所論虛靈不昧可見其不指性心統性情本非爲明德設不足以釋明德云云實與鄙見相合而獨於尊稱二字未有合者彼此所爭無多耳於此合焉則無不合矣尊稱之云雖似創聞而先儒以太極

爲理之尊號則今以明德爲心之尊稱有何不可蓋泛言心則只是主宰之謂而無以見其爲光明底物事故以明德稱之贊是心虛靈不昧之德而名之則豈不可曰尊稱乎足下雖以朱子何不以心之尊稱快釋於章句爲言然朱子於章句初不露出心字則其可以心之尊稱直指之乎朱子之意蓋以爲旣言虛靈不昧則可知其爲心旣是心而不曰心曰明德則可知其爲心之尊稱也語類以明德譬人之表德表德是字也則與尊稱一義也然則以明德爲心之尊稱實未始非朱子之意也前日愚說明德之德與

鬼神之神相似云者蓋以神字地位言也在天地則陰陽之靈爲神在人則心之靈爲神鬼神之神心之德其實一也心字下雖有一之字此非如釋仁字以心之德只是言心之才能伎倆也鬼神之下雖着之爲字朱子嘗斥侯氏分鬼神與德爲形下形上之說則饒雙峰所謂德只是鬼神儘善看得以此例之則心與德不可分也至若朱子說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在於分言性心之下則以明德爲合心性而言之也此與章句少異於心性無賓主之分當以章句爲正

持敬之方程謝尹三先生之說備矣捨此更無別法有何疑惑乎孔夫子之申申天天雖似與整齊嚴肅不同而實未嘗不整齊嚴肅也本章集註程子說曰今人燕居時不怠惰放肆則必大嚴厲嚴厲上加大字則其意可見聖人於此時特不大嚴厲耳朱子曰纔整肅卽和樂非善觀聖人者不足以語此也足容固當重而有不能一於重者如父召走而不趨之類是也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則子赴父召其可緩步徐趨乎然其走雖疾而不至於顛倒衣裳則亦不可謂不整齊也方其走時一心主於敬親之命則亦不

可謂非嚴肅也出門如見大賓蓋言平時敬謹至出門時尤加敬謹也故程子曰觀其出門時如此則前乎此者可知矣出門之前是儼若思時則整齊嚴肅豈獨於出門後始可言之乎整齊嚴肅與主一無適并言之欲其內外交養也整齊嚴肅固有闊狹如孔子有而主一無適則無時不然若使敬鞠躬屏氣時有申天時故曰闊狹有少歇而間斷則豈曰徹頭徹尾成始成終乎故曰知嚮晦入燕息之為敬則知敬矣此言誠有味也學者曾中固宜不容一物而至如聖人之聞韶忘肉味豈可以容一物論哉聞韶下有學之二字學得須數

月方熟三月之久豈可以好着之甚論哉此與有所好樂自不同也韶是盡善盡美者而使孔子得志行于中國則樂當用韶舞此豈非大事哉所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肉味也或疑以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則朱子曰也有時如此所事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心也深玩時字與大字則可見聖人之意也周公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也仰以思之夜以繼日蓋言其求之之勤也非必謂一日十二時長如此也且其日夜仰思即已發時事若其未發時當有惺惺寂寂之境界雖已發之後安而能慮動而亦定

也豈若衆人之紛綸膠擾哉孔子之發憤忘食朱子
既謂與聞韶忘味同意則不必更辨而孟子之喜而
不寐爲國而喜其得人至公無私之心也此是虛明
之地感應之正何可疑之以有所之病乎程伊川之
門雪深三尺蓋是時程子體未發氣象故瞑目而弟
子之侍立于傍禮也故不命之退而不覺牕雪之已
深亦不意游楊之尙在傍也這間事可以想像此處
只當觀其師道之嚴而已不當以忘人之在側爲不
存心之疑也李延平之叫不加聲就看壁字先生平
日涵養德性不費毫毛氣力者蓋如此若使所叫之

人在於稍遠之地欲見之字在於最高之壁則亦豈
無變通底道理乎頭容固當直而有不能一於直者
如左右有可視者則回顧是也聲容固當靜而有不
能一於靜者如怒責人時厲聲是也孔子之非在車
中則或有內顧而朱子之與人言往往厲聲皆以其
時也當與延平事各項看不可以矛盾論也事固有
彼一時此一時而敬豈有必敬不必敬頭直時敬內
顧時亦敬聲靜時敬厲聲時亦敬故曰毋不敬曰敬
作所豈不信然矣乎除却許多說話試依三先生說
下手用工則當有無限好消息不必如是勞攘支離

反害治心之道如何

理氣之論可謂揀難底問而恐亦發得太早耳然既有問不敢不對太極圖說陰陽一太極與一陰一陽之謂道同意以程子道亦器器亦道之說觀之則理氣不可分先後以形而上形而下截斷處觀之理氣亦可謂有先後也故朱子或以爲未有無氣之理或以爲先有此理却有是氣兩說雖不同而一則以流行言一則以源頭言言各有攸當何可執一而廢一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雖謂之兩儀未生之前有太極可也然其分先後非謂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

是氣也豈可曰一箇太極兀然而獨立乎朱子又言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却在這裏則於此不得不以理先於氣言之耳夫動靜者氣也所以動所以靜者理也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理氣一而二二而一也理固無情意造作而於其氣之行也可以見之故萬象森然之中冲漠無朕者在焉何以謂不可見得乎朱子曰因情而知性因流而知源信哉斯言樞紐根柢之喻只就造化闔闢品彙發育上言之朱子所謂大樞紐大根柢而實無樞紐根柢之形者是也今不察此而曰有門之後方言樞紐無木之時不

近齋集 卷十六
見本根欲以此爲理不先氣之證是以有形之物而求無形之妙也太泥滯矣如曰誠者此篇之樞紐中庸書未成之前將謂無誠乎如曰敬者萬事之本根日用未至之前將謂無敬乎恐不然也太極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生字不可重看蓋自無而有故謂之生非如人物之胎卵而生也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以人馬爲喻者只取其乘之之義也今日人馬有相離時理氣無相離時元不相似譬喻失當則又與上段樞紐根柢之說同一疑也若如盛說則太極有圓頭橫目陰陽有鬚鬣四蹄而後可也

其成說乎凡看譬喻之說只當觀其大意不可巧求其鑿鑿相符古人所謂讀書會疑者非此之謂也太極是理也性卽理也則太極與性宜無不同而終亦有不同者蓋性字从心生則人物生時所稟受者也太極原初都無一物時其理已具者也故謂之纔說性時便不是性則可謂之纔說太極時便不是太極則不可也性之名則有氣質之性矣太極之名豈有氣質之太極乎以此論之則可見矣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是氣質之性也太極則不可謂惡亦不可不謂之太極是太極與性終有分別者也太極固乘

近齋集 卷十六
氣而行而若見氣之善惡謂太極有善惡則是天命之性甚污雜矣將以理氣爲一物而輾轉蹉跌歸於揚氏善惡混之說大可懼也天人固一理而程子曰動以人則妄天則無妄人則妄矣天人所不同處不可牽合說也天有專言道之天有形體之天如中庸天命之天卽形體之天三淵翁以爲大形殼而包道理者旣以形體看則豈有以理命理之嫌書云上帝降衷上帝主宰之謂也以主宰看則亦豈有以理降理之嫌乎竊觀來諭瀾翻太廣拖引不切所疑難處率多執言而迷旨不免隨語而生解節節拘滯恐非

小病幸自今虛心遜志濯舊來新逐件理會切已體認則久久自當融釋貫通也如何如何

近齋集卷之十六

